

中華學術文庫



滿族崛起与明清兴亡

孙文良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



孙文良 著

(辽) 新登字第 9 号

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

孙文良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70 千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责任编辑: 万 泉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常 江 责任校对: 芮 侠

ISBN 7-5610-1604-3

K·130 定价: 精: 9.50 元

平: 7.00 元

自序

满族的崛起，充满令人迷惘的奥秘和莫测高深的哲理。17世纪以前，满族这个名称还是不见经传的未知数，但是当其一旦登上历史舞台，便以武功取天下，兵锋所向，叱咤风云，震惊中外。它的八旗劲旅，在杰出的领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亲自统率之下，同大明军作战，差不多有胜无败，只有很少几次遭到挫折。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起，经过短短二十几年，破边墙，入内地，从辽沈一隅，长驱入关，终于在顺治帝登极伊始，代替明朝，而有天下，成为全中国的主宰，建立起一代268年的大清王朝。如何能创造这一奇迹，连他们自己的人也都感到莫名其妙。

中国大地，因为有满族的崛起而演出了明清兴亡的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活剧。明朝本来是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曾经因为实现江山一统；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包括对满族先世女真人的控制；发展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盛极一时。但自16世纪，也就是正当满族崛起，其势方张之际，它却日趋没落，如夕阳败草，“不可振救”（《明史·神宗本纪》卷21）。关城险阻不足恃，兵多将广不足战，传统的“华夷之分”也不能挽救它走向灭亡。不过17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并非只有明朝与清朝在争夺和厮杀，还有一度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他们从中国西北边陲发迹，也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中原。这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起义队伍，比满族后起，却率先进

入北京城，结束了 276 年的大明统治。然而他们的胜利顶峰，也是其覆灭的始点。在随后与清军的较量中，他们很快遭到惨败。清朝收拾金瓯，将农民军和南明残余势力各个击破。历史这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使清朝统治者在他们的皇帝宝座坐稳以后，回首当初，嘲笑明朝，修墙恃险，无济于事。康熙说：“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他总结所谓“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清圣祖实录》卷 151）。

历史往往是这样，后一个朝代推翻前一个朝代，兴师问罪，振振有辞，而在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后，却又照搬前个朝代的基本制度，“汉承秦制”（《晋书·刑法志》卷 30），唐依隋旧（《旧唐书·职官·礼仪志》卷 26、42）都是如此。清朝对明朝，更是毫无例外，其所继承昭然若揭，并在当时即直言不讳。这又是为什么，其事何有，道理安在？

本书汇集我的 29 篇论文，取名《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意在说明，这里对满族崛起的奥秘和明清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探讨。当然这并不表示我把如此错综复杂和深刻细致的问题完全解决了。我想自己的研究和意见或许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再一次吁请更多的学者关心和研究这些问题，这样就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了。书中的论文，绝大多数都在《民族研究》、《满族研究》、《明史研究》、《清史研究》（《清史研究通讯》）、《历史教学》、《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辽宁大学学报》及《中国·辽东半岛·国际交流》等杂志上发表过。还有几篇曾被国内外有关的学术研究论文集收载。有两篇未曾发表的，也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过参加讨论。发表的最早时间是 1962 年，迄今已整整 30 载。从 60 年代至 90 年代，学术界对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的研究，多有论及，目睹一个个新发掘的资料及真知灼见，使我受到很大的推动和启示，个人的某些见解也不

断修正，即使认为应当坚持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现在按照《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这个范围，将收入的文章，做了统一调整和安排，把同类内容的编为一个组，共编为5组；组与组各有联系和侧重点，如同章节一样；每组内的文章，主要不是依据发表的时间先后，而是就其内容所讲的问题，从一般到具体排列；有的文章相互内容明显重复的，删掉了重复的部分，但因原为独立成章，保留者大多是本来面貌，只做个别修改；有的注解原为页下注，现一律改为文尾注，重新编排了序号。总之，经过这一番调动，主题是突出的，可以说，这既是我历经30年研究满族史与明清兴亡史的论文汇编，也是经过修改的一部分内容有机结合的专著。应当提出的是，在29篇文章中，有3篇文章是我和他人合作的，发表时曾共同署名。如《论戚继光镇守蓟门》是我和柳海松合作的，《论明与清松锦决战》及《清开国勋臣何和礼》是我和李治亭合作的，因原稿由我执笔，或共同执笔，主要反映了我的思想观点，加上考虑到本书的内容，为了使相应的部分更完整，所以将其收入，并对两位同志表示谢意。

当本书即将与读者见面时，我要特别感谢辽宁大学出版社刘万泉社长及政史室主任常江同志。是他们对出版学术专著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才使本书得以问世。孙琰为整理和摘录书稿，付出了许多精力，一并志之。

著 者

1992年元月14日



孙文良 汉族，1933年生，辽宁省灯塔县人。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辽宁大学讲师、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校教务长等职，现为辽宁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史学会理事长。早年参编《中国史稿》、《中国通史》，近年著有《明清人物》、《清太宗全传》、《明清战争史略》（与人合作），主编《满族大辞典》。先后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民族研究》、《明史研究》、《清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萨尔浒之战》、《论满族的崛起》、《论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等论文60余篇，并在日本出版的《明代史论丛》中发表《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等等。

目 录

论满族的崛起	1
论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关系	17
《满洲源流考》辨析	39
新兴满族的农耕生活	55
崛起辽东的满族文化	61
满族服饰与风情	66
清前期满族文化发展的趋势	72
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	87
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	109
关于明代辽东残档的情况	118
一生正直清廉的海瑞	122
论戚继光镇守蓟门	130
论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	148
矿税监高淮乱辽述略	173
论袁崇焕的英雄主义精神	191
明清战争述略	205
萨尔浒之战	221
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	230
论明与清松锦决战	251

论清初统治的因革与变化	269
略论清初盛京特殊经济地区的形成	285
清开国勋臣何和礼	298
论清初满汉民族政策的形成	314
康熙南巡与新辅治河	327
明清时期的科技发明	346

伟大的开拓精神

——读郑天挺先生《探微集》	354
独具特色的《努尔哈赤评传》	363
引人入胜的《清代满族服饰》	368

学问文章老更醇

——读王鍾翰先生《清史新考》	372
----------------------	-----

论满族的崛起

一、满族史的开端

满族的历史从何时开始？直到现在，各种说法仍然是很混乱的。从清朝的前身后金，历有清一代，有关记载，史不绝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以下简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如下：“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佛古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与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朵里（城名）内有三姓夷酋争长，终日互相杀伤。……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华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里英雄。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而回。三酋长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修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同年的《满文旧档》记载了皇太极派霸奇兰、萨穆什哈领兵征服黑龙江虎尔哈部，在带回的降人中，一个叫穆克什克的也讲了类似

的故事。他说：“我的父祖世代生活在布库里山边的布尔和里池。我们地方没有档子。古来传说，在那布尔和里池，天的三个女子恩古伦、曾古伦、佛库伦来沐浴。最后的女子获得神鹊送来的果实，含在嘴中进入咽喉就受孕了，生下博克里雍顺。他的同族正是满洲国。那布尔和里池周围百里，距黑龙江有一百二三十里。我生了两个儿子后，从那布尔和里搬走，住到了名叫黑龙江的纳尔浑地方。”②

这里讲的天女生博克里雍顺（布库里雍顺）的情节，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相同，但发生的地点相距甚远。《满洲实录》所讲的这个故事也没有超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而《满洲源流考》只于满洲名称之由来增加了解释。然而，尽管异词不少，整个清朝谓满族历史开始于一个脍炙人口的神话似成定论。

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满族史作了大量研究，对满族的历史从何时开始，提出了不少的见解，基本的趋向都是打破天生满族的神话，更多的是从满族的族源上追溯其先世。孟森在《清代种族及世系》中说：“惟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一再。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植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挹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靺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未改。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唐时成渤海国……至后唐同光三年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柢固之一国家矣。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自混他族。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居鄂漠惠之鄂多理城，盖

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③

这样讲述满族历史的开端，时间就大大提前了。但是无论从神话讲起，还是从族源追溯，因为把传说和信史掺杂，国家和民族并论，先世和本体不分，满族历史从何时开始，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

满族不是从天而降，但是流传其祖先为天女所生，也不足为奇，它是母系氏族时代“知母不知父”的产物。^④问题是这个神话故事把原始社会发生的事情直接和崛起于十七世纪的满族连接起来，使后世以此推断，产生了开天辟地就有满族的错误观念。作为满族的先世，在叙述满族的族源时，常常提到周代的肃慎，汉代的挹娄，南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金代的女真等等。但他们不是满族的本体，更不是满族在历史上的不同名称，当然不能完全视为满族的历史。

满族真正以一个民族出现，只能说在十七世纪之初，即明代末期。这不是说构成满族的成员到了明末才降临人间，而是表示这时已从女真人中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代女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从女真到满族，这是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是历史进步的重大成果。

恩格斯提到荷马史诗中讲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为一些小民族，“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⑤明代的女真正是处在松散的、发展不平衡的和各自为政的状态。时人郑晓曾有所论述，他说：“自汤站东抵开原，曰建州、毛怜、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建州最强。开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北抵黑龙江，曰江夷，亦有室庐，江夷为强。建州、毛怜本渤海氏遗孽，喜耕种，善缉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真，完颜余种，亦务耕稼，妇女喜金珠，依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数与熟女真仇杀，百十战不休。诸夷皆善射驰猎好盗。建州夷尤善治生，其左右二卫最

无赖。江夷以北，有阿哈娄得，悍狡，自相雄长。大抵东北诸夷，建州处要害，居中，与诸夷势联络，相犄角。五岭、喜昌、石门险隘，人骑不得成列，虏人视为咽喉。”^⑥明朝对女真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办法，“欲其犬牙相制”，^⑦延缓了女真的进步和统一。他们内部也出现一些人物，如李满住、王台、王杲等，力图摆脱原有的状态，但是都没有成功。这里说满族的形成是历史进步的重大成果，不是否定她的先世女真人无所作为。但是女真社会发展的新局面毕竟是由于满族的形成而打开的。当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满族虽然是从明代女真发展而来，却不能把两者等同看待。事实上，大多数女真人被吸收到满族共同体，也存在着少数曾经是明代的女真而形成了后来的锡伯、赫哲、鄂伦春等民族。同样，满族形成过程中，也有不是女真的汉族、蒙古、朝鲜等人加入了满族的行列。所以，尽管明代女真与满族形成如此直接，也应把他们视为历史上形成的两个民族。

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正是明代女真分散的部落，经过长期的经济交往，多次的政治、军事结盟，最后由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实现的。

明代的女真究竟有多少个部落，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众所周知的是明朝把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这不能反映当时女真各部落的具体存在情况。通过明朝设立的都司卫所等，可知其部落的大体数目，因为这些卫所是在原有的“女真部落基础上分设的”。据万历《大明会典》所载：“东北诸夷有数种，洪武、永乐间相率归服。朝廷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所设都司、卫所等处，今具录于后：都司一；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

四；地面七；寨一。”^⑧

这些都司卫所不完全是女真部落，朵颜等三卫是蒙古人。但如大多数卫所是就女真部落而设，无疑也有二三百个部落。如从各部落酋长所得明朝敕书并到明朝进贡的数目来看，女真部落又不止二三百个。《大明会典》在记载女真朝贡的人数时说，“野人女真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而海西、建州，岁遣人朝贡：“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毛怜卫，每卫岁许一百人。建州寄住毛怜达子岁十二人。其余海西各卫，并站所地面，每处岁不过五人。其都督来朝，许另带有进贡达子十五人同来，贡道由辽东开原城。近年定海西每贡一千人，建州五百人。”^⑨

一五八三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之前，也就是满族共同体即将开始形成的时候，女真部落的存在，在清代的文献中也有反映。如早期的《满洲实录》记载：“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中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⑩尽管如此，明清两朝官方文献中出现的女真部落，都是莘莘大者。一五九六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朝鲜的申忠一出使建州。这位使者从踏上中国土地，到努尔哈赤的家（今辽宁新宾县旧老城村），一路所见部落到处皆有，只明确记下的就有三十二座，提到的“酋胡”三十人。部落之多，从他下述的记载可知：“自满浦距梨坡三十余里，部落十八座，酋长童汝乙古云。”^⑪

满族共同体开始形成的时间可以一五八三年为起点。这年努尔哈赤因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将李成梁误杀，而起兵复仇，攻击唆使李成梁采取这一行动的尼堪外兰。从此开始的战争和招抚，远远超出复仇的目的，结果不但在凯歌声中创

建了后金国家（清前身），而且统一了女真，促进了满族的形成。

统一女真是以努尔哈赤所在的满洲部为中心展开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称之为“满洲国”，其地点当是呼兰哈达（烟筒山）下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村）。努尔哈赤的统一，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从所谓环满洲的各部开始，而首先是从攻打苏克素护河部下手。从一五八三年起，两年内连克其图伦城、嘉班城、萨尔浒城及安图瓜尔佳寨。从一五八四年开始对浑河部用兵，先取兆嘉城，两年后又克贝欢寨。对哲陈部的用兵始于一五八五年，连续三年，攻克其阿尔泰山城及巴尔达城、洞城等。一五八四年乘栋鄂部内乱，发兵往攻，其部长阿海坚守齐吉达城，遇雪班师。三年后该部部长何和礼率所部军民归降。一五八八年，还有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归”，^⑫雅尔古部的扈喇虎“率所部来归”^⑬。完颜城也在这年被攻取，并灭其部。统一的事业至此取得初步成功。清朝文献盛赞说：“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猁、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奠、暖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因此满洲民殷国富。”^⑭

民族是个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⑮努尔哈赤在一五八八年以前一段所取得的成功，实为满族这一稳定的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一五八九到一五九八年，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来说，一方面是继续扩大其规模；另一方面是与以呼伦（海西）叶赫为首的反统一势力展开斗争，保卫已取得成果。

一五九一年，努尔哈赤派兵攻克长白山鸭绿江部。这是最

先冲破环满洲各部而进行的一次远征。不久又派名将费英东征伐东海瓦尔喀，取噶嘉路，把统一之战扩大到松花江及其以远地区。较大的一次用兵是一五九八年，由褚英、巴雅喇和费英东率千军攻安褚拉库路的战争。这次战争取屯寨二十余处，他皆招服，获人畜万余。

努尔哈赤的统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呼伦叶赫等部竭力从中作梗。一五八九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派人威胁努尔哈赤说：“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尔国人众，我国人寡，可将额勒敏、扎库木二处择一让我。”努尔哈赤不但没有答应叶赫索地的要求，还给予有力的训斥：“我乃满洲，尔乃呼伦。尔国虽大，我不得取。我国虽大，尔亦不得取。况国非牲畜可比，焉有分给之理！尔等皆执政之臣，不能竭力谏主，奈何面颜来相告耶？”^{①⑥}事情并未就此罢了，一五九一年叶赫又与哈达、辉发联合派人到努尔哈赤处施加压力。同时，叶赫以武力支持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劫夺其东边的洞城。一五九三年六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联合发兵劫去其瑚卜察寨，努尔哈赤奋力反击，大战于富尔佳齐。三个月后就发生了著名的古勒山之战。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卦勒察、朱舍里、讷殷九部共三万人，与努尔哈赤所部大战于古勒山，九部联军惨败，努尔哈赤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满洲自此威名大震。”^{①⑦}战后，朱舍里被招抚，讷殷被攻取，努尔哈赤称为“同国”的这两个部落，终归统一了。一五九三年的大胜，给努尔哈赤统一带来的影响，可从申忠一的记载中看到：“自癸巳年（1593），如许（叶赫）兵大败后，远近诸部，相继投降云。”^{①⑧}

从一五九九年以后，努尔哈赤转向统一呼伦四部为主的斗争中了。虽然以前他也曾对呼伦四部进行过攻取，但不是主要的。^{①⑨}真正统一呼伦，是从一五九九年攻哈达开始。此年哈达与叶赫矛盾激化，努尔哈赤乘机攻克哈达城，擒其首领蒙格布

禄，尽服所属各部。这一举动引起了明朝的干涉，令复其国，一时只得勉从其言，一六〇一年仍将其灭掉。统一哈达极大地提高了努尔哈赤的威信，朝鲜方面的反映是：“老酋声势已张，威行于西北，诸胡莫不慑伏，凭陵桀骜，已有难制之渐。”^{②0}继灭哈达之后，一六〇七年，努尔哈赤亲自领兵征辉发，克城，杀其首领拜音达里父子。从此辉发也被统一。比较艰难的是征乌拉。从一六〇七年以后，努尔哈赤以很大的力量投入战斗，经过激烈交锋，将其首领布占泰打败，并取其宜罕山城。努尔哈赤所进行的统一事业迈入了即将成功的阶段。所谓：“远近部落几尽服属，所未及吞并者，唯汝许、海东、海西数败贼而已。”^{②1}乌拉首领布占泰顽强地坚持抵抗，至一六一三年终被灭亡。尽管如此，还是比不上统一叶赫之费力。这是由于叶赫本身既为呼伦中最大的部，又借助于明朝的支持。为此努尔哈赤企图避开明朝的干预灭掉叶赫，但几次未成。一六一三年征叶赫，略试锋芒，其首领锦台什、布扬谷向明朝万历皇帝告状说：“把哈达国攻灭拿去，把辉发国也攻灭拿去了，把兀拉国也攻灭拿去了。现在把叶赫要攻取完了。待把我们珠申国都征服完了后，就攻讨你们尼堪国了。”^{②2}明朝闻讯，立即遣使阻止进攻并派兵相助。一六一九年正月，努尔哈赤又一次进攻叶赫，仍受到明朝援兵的威胁。随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萨尔浒之战，叶赫出兵配合明朝，从北路进攻赫图阿拉，结果明军大败，叶赫退却，努尔哈赤乘胜追击，终于同年攻下叶赫二城，将其灭掉，完全统一了呼伦四部。

在一一灭亡呼伦四部的同时，努尔哈赤继续扩大对东海诸部的征服，并带回所俘人口。一五九九年东海窝集部虎尔哈路路长王格、张格率百人来贡土产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每岁入贡。一六〇七年于战胜乌拉之后，袭击瓦尔喀的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等地，取回俘虏二千。^{②3}两年后，继征东海窝集部瑚叶路，获人畜二千而还。